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一

陪臣部 十一

規諫第二

老古晉之農夫也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老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故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欒武子曰其子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處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

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子上楚令尹也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子上子曰上

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且是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

樂毅宋大夫也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毅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所無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

蔓繁茲者以本枝廕麻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此諺所

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

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歆去者殺公孫固公鄭于公宮仁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

和公室

叔仲惠伯魯大夫也穆伯公孫教也如莒莅盟且為襄仲逆女見之

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

亂於外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不禁以啓寇讎之若

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教反之還莒

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士季晉大夫隨會也晉靈公不君宰夫膳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籩使婦人載以過朝籩以草索為之筮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惠

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諫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伏公不省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見曰吾所知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

稷之固也豈惟群臣之賴又曰哀賤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哀君之上服闋過也言服衣者君能補過衣不廢矣常服衣也孫

息晉大夫也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敢諫者斬

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

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

見也子為寡人作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累雞子

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

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

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一云晉平公

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

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

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

洩治陳大夫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背表其相服

以戲子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穰公如陳大夫御叔妻襄懷也相服近身衣洩治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

蘇從楚大夫也楚莊王侶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

中日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鍾

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之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

鳴是何鳥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也舉退笑吾知之矣數月淫益甚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

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

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一云楚莊王莊王政三年不治社稷危

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莊事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士慶入再拜而進隱曰有大鳥來上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曰王日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言亦死愿聞其說不言亦死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以觀群臣不鳴之匿是鳥雖不蜚蜚必中天雖不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月授之相印

申叔時楚大夫也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夏姬子徵舒弑靈公謂陳

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東

門轅車裂也東因縣陳城陳以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

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何諸侯討而戮之諸侯

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備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詞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

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

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臂如取人乃復封陳鄉取一人

焉以歸謂之夏州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

申公巫臣楚大夫也楚莊王討陳夏氏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

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也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謂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

止

孫叔敖楚令尹也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有敢諫者

孫叔敖楚令尹也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有敢諫者

至死無赦孫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
懼鈇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
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
其頸擢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而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
欲喝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而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
迎而欲彈之童子欲彈其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地此皆言
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又莊王問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
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
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上非
我無道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
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
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為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
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夫共定國是寡人豈
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

楚莊王也

荆王曰先生衣何其惡也田贊

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
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也贊也貧
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適而好衣人以甲臣功
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美耶甲者兵之事折人之首剗人之
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
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
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

詹何楚人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盟於治身而
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
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也亦未嘗聞身亂而治國者也故本
在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優孟楚之樂人也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
華厓之下席以露沐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
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
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
馬者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
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
槨楸楓豫章為題槨以木累棺外木頭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

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廟食大牢奉

以万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
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以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窆為
棺銅歷為槨齊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梗稻衣以火光葬之於
人腹賜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又聞也

士渥濁晉大夫士身子也晉林父師帥與楚戰于泌晉師敗績
晉師歸桓子林父也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身子諫曰不可城濮之

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因獸猶闕况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僖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
也已成王至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穆王今天或

者大驚晉也也驚戒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又不競乎林

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之何殺之夫

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伯宗晉大夫也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

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宣

川澤納汙受汙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瑾瑜匿瑕美玉之資亦

或居藏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取不救宋故伯宗為君

其待之待楚乃止表哀

里革魯大史克也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責居於泗水之

里革斬其罟而弃之罟曰古者大寒降玉蟄發降下也寒氣初

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

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水虞師也漁堂川

罟魚罔罟也名魚大魚川禽蟄發之屬謂之也時陽氣起魚

味員水故令國人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魚乃

嘗魚先薦寢廟鳥獸孕水虫成孕懷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罝魚鱉以

為夏槁獸虞長鳥獸之禁令且免罟羅鳥罟禁二不得始獵助

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罾

麗設罝鄂罝雷為罝罝麗小罔罝也鄂神格所又誤獸也謂立

物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厨而長魚且夫山不槎

藥槎斫也澤不伐天山木未魚禁鯢鱈鯢魚子獸長麇麋

鹿子曰麇鳥翼翼成生嘴曰虫舍虫舍蝼蛄蝼蛄可食舍不取也

蓄廢物也古之訓也蓄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星星貪無

藝也別二於堆而懷子藝極也公聞曰吾過而里革正我不亦善乎是良

畧也為我得法良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畧則不忘

師存侍師樂師名有曰藏畧不如真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晉人殺厲

公晉人采書中行偃邊人以告邊人疆場成公在廟成公魯宣公曰

臣弑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

威大也居天也威其大失威而至於弑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弑且夫君

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弃民事回民旁有

慝無由省之慝惡省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涸墜振救用善

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國安用之桀奔南巢

南巢楊州之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是紂陪子京陪斡也京殷京師厲汜子屍固厲王屍晉也

滅于戲由二三為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皆是術也術過之道夫君也者民

之川澤也行而縱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以君偷川澤民偷魚也魚

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瘠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魯大夫也魯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

大臣睦而迎於我迎近也諸侯听言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

之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

乎公乃止

苗賁皇晉大夫也侯盟諸侯於新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晉

南郭偃會晏弱但子及欽孟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蜀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闕根之子楚

滅闕氏而今晉食邑冷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

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及也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

志皆齊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使而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沮止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欵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

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來者吾又

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又之以成其悔

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未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

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送

士燮晉大夫范文子也晉厲公與楚子戰于鄢陵楚子敗績霄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戒馬之前曰君幼諸

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

德之謂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魏絳晉大夫魏莊子也無終子嘉父死孟樂如晉無終山或國名孟樂其使

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戎戎與晉和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服能救是弃陳也諸軍

必叛諸軍中國戎獸禽也獲戎失革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夏訓夏書府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子公曰后羿何如惟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

有夏方襄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伐夏政禹孫大康淫放

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仲康巫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弃武羅伯因熊髡龐圍四子皆羿之賢之而用

寒浞寒浞伯明氏之纒子弟也寒國北悔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名后寒

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而施

賂于外愚弄其後欺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愿以取其

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詐信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家眾

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靡

奔有萬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萬國名今平原禹縣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其

纒愿詐為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三國夏同

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濳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

皆國名東來夜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萬氏收二國之燼燼遺道以滅浞而

少康立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

由是遂亡夫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号革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百官官箴王闕中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貌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

有茂草各有收處得用不擾人各有所歸故不乱任帝夷羿冒子原神德

獸冒會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鹿鹿言但舍獸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

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柳莊衛大夫衛鞅公出奔反於衛及效將班邑於從者而后人

欵賞從者以惧居者鞅公以魯襄十四年出俚濟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

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也君反其國而有私也

母乃不可乎言有和則生恐弗果班

師曠字子野晉大史也衛公出奔師曠侍於晉侯晉悼公也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

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

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乏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

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

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支子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卑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正之患則救之難也

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

得失謂大史君瞽為詩瞽者為詩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

諫之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往建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

正君過間得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攻事故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永歌謠之言官

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敝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

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石言於晉魏榆魏榆晉地晉

侯晉平公也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而

石依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怨言

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

并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筭

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分水叔向曰子野之言男子哉君子之

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起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

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

其言非不縱古出以借而無信自取麻病故衷之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

無信自取麻病故衷之

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

之謂乎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遂師曠緣問流傳終歸于君不悟此一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不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邦貴而君不悟此三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知而好財用兵嗜欲無饜諂諛之人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耳何害乎

國家

范鞅子晉大夫也魯昭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汲防茲來奔莒人懇于晉懇魯受牟夷晉侯平公欲止公范鞅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師以成之隋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乃歸公

屠蒯晉宰大夫也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此有戲城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平公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也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曰汝為君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病惡也糾以甲子喪祭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也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或已虧何痛之如言痛疾過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飲於忌日

外嬖叔

外都大夫之嬖者

曰女為君自將司明也

職在外故主視

服以旌禮

旌表

也禮以行事

令事政

事有其物

物類也

物有其容

容貌也

今君之容非

其物也

有鄉在表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氣和則志光

志以定言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二與嬖叔侍御君者史官不聰明

公說

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悅而止

叔向晉大夫也晉平公射鵠不死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

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

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

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怙愆顏

乃趣赦之

固桑晉舩人也晉平公浮西河中流如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

共此樂者固桑

一云蓋胥

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

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

公曰固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

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

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皆上之毛增去一把飛

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者六翮耶將腹皆之毳也平公默然

而不應焉

郭榮齊大夫也晉伐齊師至于揚門齊侯

靈公

駕將走郵堂

郵堂

齊天子與郭榮扣馬

天子曰師速而疾畧也

曰師速而疾畧也

言欲畧行其地無致政意

將退

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

之天子抽劍斷鞍乃止

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帶也襄公入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

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一人謂康王為其名與其眾也謂名

為大國有盟主之名名家路地多兵甲衆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

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伯魯大夫仲孫他子子服椒也姑且

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

听於楚憚難非義楚也畏其民與眾也義楚非必楚有義而往夫義人者固

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服焉慶猶賀喜猶福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芋

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芋楚姓嗣嗣世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大自當之故不可往不往

也弔王天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改易尹為先君來死而去之

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後嗣臣子誰皆自謂德不郊先君

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奉動而往泥已至

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之者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有已貳任當由征也言楚臣方事

其君而當其政誰肯從已侍而使諸侯有攜二者求說其悔而函於前之人其誰不茲

大手說猶除也滋益亟疾也言楚之君臣求除其輕侮已者將亟疾於前之人此絳不益大手說侮不懦

執政不二師大難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憚弱懦難也言楚人欲除侮慢之取不懦

弱其之臣無二心以楚大難為執政魯作難其誰能待之猶禦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

以避難之走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

有守國之倫乎則可也司可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榮成伯名欒魯大夫也魯襄公如楚及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

方城魯北山卞魯邑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言魯者季氏專魯國也榮

成伯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

季武子貢之以自予

誰暱之親暱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

守必固矣夙武子名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是若楚之克魯

勝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

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亦無亦也同類同

將自置其國姓於魯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

以取天下不子君子武子也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醉而怒

醒而喜庸何傷也庸用也言公欲伐魯君人醉而君其入也乃

歸怒今止若醒而善用可傷乎

遂子馮楚令尹也吳人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

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也使泥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遂二子而告無知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

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

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二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容乃還

彼無辭我有功

司馬晉侯大夫也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

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以歲之不易於易言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使舉

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

以致晉侯平公也欲無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

其心以原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事能終亦未可知也晉

楚惟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

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霄楚將弃之弃不以吾又

為君

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多寡殺之難有是三者何卿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

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常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

東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鄉縣南中南在治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

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

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

人享通也不聞其務險於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

其固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夫其守宇於國則四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

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本鄭事衛邢無難敵亦喪

之閔二年秋滅衛僖二十五年滅衛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

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霍文王惠和殷是以

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

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

焉一說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曰在君

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昭習於春秋乃叔向使傳太子彪平公也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二

陪臣部 一十二

規諷第三

椒舉楚大夫也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也雲王曰臣聞

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

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此商陽有景

毫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陽亭或言毫師偃師周武王有孟津之誓將伐成有岐

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山康有鄆宮之朝郡在始平鄆縣東有

雲臺康王於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及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

陵之帥在僖四年晉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

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王曰吾用桓齊用會召楚子示

諸侯侈自奢椒舉曰夫六二公之事六王啟陽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

之仍緡皆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函為大室之盟

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楚子圍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

以襄二十八年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

逆命是以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黜而從戮播於諸侯

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即也故以弑君罪責也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圉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

王使速弑之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五舉即椒舉也曰臺美夫

對曰臣聞君國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

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為美而有以金石匏竹之昌大

器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察清濁濁為聰

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

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

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

頓子其大夫侍以先君是以除亂尅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

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

年乃成頓得諸侯而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

啟疆諸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署贊焉

而使長蠟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大小

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日觀財美以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若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敗時務瘠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瑕於是乎臨之四時之巢於是乎成之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弑民利也不知其匱之也若君謂比臺美而為之焉楚其

始美

遠啟彊楚大夫也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靈

也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邨其佗今其來者上

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闔則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刑

足以辱晉吾以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彊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覲有璋享饗也覲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執璋小

有述職諸侯通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言務宴有好貨宴飲以貨馬好衣食有陪鼎熟食為食陪加也加鼎所以厚

餼入有郊勞賓至逆勞出有贈賄去則贈之禮之至也國家之

敗失其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

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

禮重之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永親焉既獲姻又欲取之以

召寇仇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

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

侯而糜至糜群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御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送下趙城中行吳

魏野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羊舌肸之下

祁五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駱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

言非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之衰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

年雖幼已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子羽皆韓起庶子一皆大家也韓

賦亡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

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起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

韓須揚石石叔向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千家數也舉大羊舌四家共二縣

故但言長穀九百長穀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

千奮其武怒以報其人恥百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

伯仲其蔑不濟美君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

其備使群臣往遺之命以逞君心何不可有王曰不穀之過

也大夫無辱謝遠啟彊厚為韓子禮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

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

申無宇楚大夫也楚靈王城陳蔡不美襄城縣東南有不美城定陵西北有不高亭

如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

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為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

鄭公

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極十五年厲公回之以殺齊桓公城穀而櫟大夫檀伯逐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穀

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立古今

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為氏亦有五又以五鳩氏五雉為五工

正蓋五官之本也未世逐事施職是以官無棠類今無自稱習

古言故云大也言五官之長寧盛過節則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也厲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

十二年齊梁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梁兵今齊回西安衛蒲戚實

出獻公清甯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必大

拆拆其木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又云楚靈王城陳蔡不美使夫

而獨是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周賦皆千乘亦當晉

矣又加以晉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木城未有別

利者肯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卞費齊有渠丘晉

有曲沃秦有徵衛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

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賞殺昭魯卞費實弱襄公

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衛實難桓景皆志於

諸侯其此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班焉有首領股肱至于

指扭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直君

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以制之以義族之以夫

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

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蠻蠻之既多而

不能掉其尾臣以灌之不然楚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

惕惕焉于哲夫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之誕也右尹子

蔡及不美人納弃疾而穢靈王也

鄭丹楚大夫也楚子狩于州來狩冬次于賴尾賴水之尾在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君喜師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

圍之以偏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誰國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翬被以翬羽豹舄以豹皮執鞭而出執鞭以僕析父從

羽衣也楚大右尹子革多子革鄭丹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

夫夕莫也

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奔衛景叔子康伯爰父

晉唐叔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沔鄉縣南篳路藍縷以

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能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

不祥言楚在山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命是從豈其愛鼎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子祖故

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居許也故曰舊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

其與我乎對曰與王執周不愛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

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

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執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美又加之

以楚敢言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祕鍼斧也祕

柄也破圭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

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匿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四其心周穆王四極也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

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祗

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宮獲沒下見篡殺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能知之王曰子能

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悒悒安和貞式用也昭明也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王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固

已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深感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志有之克

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靈王靈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考曰吾欲

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考子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

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

知其居處若令凡百歲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佗言不欲白公

又諫王如史考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

聳敬至通也於通黑諒間也思道思君於是乎三年嘿以思道

神盟夢見傳說也閣不言言人之道書曰高宗諫乃謹也言卿士患之患不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

令也稟武丁於是作書以書解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茲故不言類善如是而又使以象旁四方之賢聖思賢而夢

容狀故作其象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也書序高宗夢

而使求之也傳說命使磨若涉水用汝作

舟喻遭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天旱自化苗稼啟乃心沃朕心啟

也賢者之若樂不眇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眇眩頓若洗不

視厥足用傷以天道此從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既得道猶不

敢傳制使以象旁求聖人以為輔令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

諫者不亦難手難以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還軫諸侯不敢

淫逸還軫謂心類音德以得有國類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

自誥也與還也誦誦善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方

敗也誥告也

方欲美也 而至於是有畿 方千里 以屬諸侯 屬會 至於今為令君

桓文皆然君不度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

之曰弗躬弗見庶民弗信 言為政不躬親之 臣懼民之不信君

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意其以言取罪也王病日子之復語 病不

能然故復 不穀雖不能用吾整寘之於耳 整猶願也 對曰賴君

之用之也故言 詩賴 不然以浦之犀犛象其可盡乎其文以規

為項也 犛：牛規諫也填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慎

有焉巴浦地名或以規諫為之手令象出激外其三獸則荆文

曰巴郡浦合浦 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靈王死之 叔向晉大夫也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送 韓宣子之適

楚也楚人弗送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將以弗逆叔向曰楚辟

我衷 辟邪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言上教 從我

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逸書則法 無寧以善人為則 無

寧也 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

之子瑕楚令尹言蹇由於楚子 蹇由吳王弟 曰彼何罪諺所謂

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入舍

之怒可也乃歸蹇由

晏嬰齊大夫齊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君德合而欲

多養欲而意驕德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志勇

力之士以代盟主幸而不濟君之福不幸而有功憂必及君莊

公作色不悅晏子歸而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

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代晉取朝歌及大行暮而民散身

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代晉取朝歌及大行暮而民散身

滅於崔氏又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近市湫隘置塵以居

湫下隘小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也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也敢煩里族族衆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

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

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晏子之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如行

也祉福也遄庶也言其是之謂乎又景公疥遂瘖瘖瘖疾也期

不瘳諸侯之賓問疾哉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仁齊嬰子大夫言於

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欲殺謝表

固以辭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月也宋盟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情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于鬼神建

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吾君以為諸侯

主也吾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誅史

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

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祀神用饗

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

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渥君內外頗邪上下怨疾動信作辟違

從于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作斬刈民力輸掠其衆掠奪取也

以成其違不邇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也不思謗

辨不憚鬼神怨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

是為言君 且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之罪 作實詞以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

疾也為暴君使也其僭言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

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欲守之數

薪蒸虞候守之侮之盜蜃所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澤山之利不與民共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閔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閔言

開所征稅往暴 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也 布嘗藝也藝漢制也布政無罰

淫樂不違違去也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 外寵之臣僭令於鄙

詐為教令於邊鄙 松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永不給則應之以罪 民之苦病夫婦皆

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脚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勝

億兆人之詛萬萬日兆 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閔去禁薄斂已責責徐景公田於沛至自田晏子侍

子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 公曰惟據我與和夫晏子對曰

據同也烏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美烏水火醢

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火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齊其不

及以洩其過齊益也洩減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獻君之否以成其可 君

所謂否而有可烏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美既戒既平詩頌段中宗言中宗能賢者

平和美備五味異於夫美 駸假死言特靡有爭萬總也蝦大也言總大政大

先王之濟五味齊成也 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頌氣二體舞者有 三類風雅頌 四物雜用四方之 五聲宮商

六律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 七音用武王伐紂曰午

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比十二月氣 凡子及七日武

王因此以教合之以聲昭之故以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宮之德皆可歌也六府

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三事謂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心

平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

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義取心平則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

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居何得焉昔爽鳩氏姑

居此地爽鳩氏少暉季則因之季則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

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氏因周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領也齊後其於所樂志於不死又景公時

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誥

也誥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

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得不回以受方國翼二共也聿惟也四遠也

言文王德不遠天人故四方君子遠得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之國歸往也言文王德不遠天人故四方君子遠得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率流亡免詩也皆追監

商下之亡言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視史之為無能

補也公說乃止又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

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難晏子曰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

手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

也薄謂以公量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公厚於烏陳

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美取蚤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陳氏之也

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公曰善哉是何若何對曰惟禮可已以之

在禮稼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上賈不變常守
崇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滯滯慢也大夫不收公利

不作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知禮
福可以為國也又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而
教子孝而歲歲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

慈而從從不自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公曰曰善哉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

王上之稟愛也大宰楚大夫也宋華氏之亂晉曹衛救宋敗華氏圍諸南里犯楚
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君今又爭國釋君

而臣是助死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子家駒魯大夫也魯昭公將殺季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詞告子家駒曰季氏

為无道僭於公室久矣諸侯稱公室吾欲弑之何如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是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失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明天子外兩觀諸侯內闈一觀

路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車士飾車朱干干楛也王戚戚谷王飾也以舞大夏大夏夏樂

也周所以舞干樂者王者舞六樂於宗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紀同者
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交者王也者舞

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之樂明有法也舞以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天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柷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禁此北夷之樂曰珠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天牛馬維婁繫牛曰婁

季已者也季食已者而柔馬順柔季氏得民衆久矣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

久矣民順從之由牛馬怨民不欲從君命而為季氏用反之於季食已者君无多辱馬逐君故云故云尔子家駒上說正

法下引特士以諫者欲使昭公失自昭公不從其言終敗馬果反為季

逐氏所

公子西楚大夫也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

故奔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大封與王曰定其所從君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一子奔楚楚使逆之於境也恭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沈尹

戍城之城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也將已害吳也子

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

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吾構怨吾又疆其讎以

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胃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

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

自西戎始不知天將以為害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

此諸華柳亦將率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不行何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

億安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滅徐

又昭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江夏竟陵縣西有舊水出即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亶涉

其帑亶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惟思舊定也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

綦子楚司馬也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綦子楚司馬也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寔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亡死也王不可游也

公叔發衛大夫公叔文子也魯伐鄭不假道於衛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

難君將以文之舒昂衛文公成之昭兆實定之鞶鑑以鏡為

飭也今西方羌用依然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

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者為有求納魯昭公此群臣之所聞今將以小

忿蒙舊德蒙復也無乃不可大如之子大如之王也唯周公康叔為

相睦也而效小人以矣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

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伍員吳大夫吳主夫差敗越于夫椒夫椒吳郡縣西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

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文種因吳大

宰否以行成吳主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

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夫因后后相夫因婚方娠逃

自竇后婚相妻也歸於仍后婚有乃生少康焉為仍牧止牧官其心

澆能戒之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止以除

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固有虞縣庖止虞思于事妻之一二姚

思有餘君也虞思以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

成五百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

禹氏收二國之盡以使女艾謀澆女艾少康使季杼誘豷豷澆

弟也季杼少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下失舊物

物事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以難乎言其越或使

越豐大必為吳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親不矣勞推親愛之

誠則不遺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小勞

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 後雖侮之不可食已食消也 姬之衰也日已正也

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詩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將有大志于齊齊欲代 吾將許

成而無弗吾慮絕拂 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及行吾振振

焉伐齊及振旅而討之也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申胥即伍員也 夫越非實忠心好

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玩弄也 夫故知君王之蓋威以好

勝也蓋猶尚也 故婉約其辭以從送王志婉順約早從隨也 使淫于諸夏之

國以自傷也使吳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畔落頹憔悴瘦病

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

長炎炎炎炎進兒 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

日封豕長蛇 吳王曰大夫奚陰於越奚何隆盛也 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夫差既許越成乃

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越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

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奔魯以為憂事齊魯臂諸侯疥癬也

疥癬在外為害微 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

地接而王越修德也 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 以人為鏡見成敗

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 昔楚靈王不君不得 其臣諫歲以不入入乃 筓臺

于章華之正章華地名 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陂壅也 舜堊九疑其山休水疑

其丘故壘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弊楚國以間陳蔡間侯也侯其際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

年滅蔡不脩方城之內方城楚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吳越也

三歲沮于汾以服吾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月子蕩師代吳師于嫁

魯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畔王于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畔潰事

在魯昭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

消人今中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進王枕其服以寢于

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璞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

闡棘闡不納也棘楚邑及入茅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也尹無字之子傳曰治

夏將入鄆申亥曰吾父再子命王弗訝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

惠執大馬乃求王過諸棘闡也

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此志也豈遽忘于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託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也魯語禹能以

德修鮌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台榭下下深汙也姑蘇台名在吳西近湖

天奪吾食都鄙荐飢天奪吳食稻蟹也都全王將狼天而伐齊

狼夫吳氏離矣有離骸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介負矢將百群

皆奔傾傷也言象獸群聚其中一介彼矢則百群皆王其無方

收也方道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吳將

越干率其以朝馬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豢吾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也據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

荐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公田也無所

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民以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

也盤瘦之詰曰其有顛越不其則獎殄無育無俾易種干茲

邑是商所以與也今君易之將以永大不亦難乎弗听也矣

鮑文子齊大夫魯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

兵于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謂隸于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

國也成十七年齊人昭而立之至今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

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余矣

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也而無天蓄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

也齊師大臣必多死王矣於是乎奪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

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逢滑為陳大夫吳之入楚也使昭陳懷有懷公朝國人而問焉

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吾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

立不知所與故知從所居田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

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矣吳

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

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民為土芥

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弑其民日散于丘暴骨如莽

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得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收

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三

部臣部一十三

規諷第四

孔子為魯大夫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定公君臣失禮公患其故問之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又一言可以興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以其大要而言不能正典因幾近也有近一言

可以與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

言而興邦乎

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

而莫予違也

言無樂于為君所樂者准樂其言而不諫違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

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

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顏淵魯人侍魯定公于臺上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趣駕請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礼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

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有若為魯季氏宰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

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何其徹也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孰誰也

范蠡為越大夫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盈滿有定傾定安傾危有節事節制王曰

為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矯

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義傾之中節事者

與地與地法地者不至不可強成之屬王不問蠡不敢言天

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天時也勞而

不矜其功大其功施而不已也矜大也不自夫聖人隨時以行

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改者

時利害災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畔送逆今君王

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未盛而驕遂化未盛不勞而矜其

功未有大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為有天災人事

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遂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

而失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也妨害王弗聽蠡

進諫曰夫勇者遂德也德尚禮讓兵者凶器也言害爭者

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德政而遠方附事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陰謀兵謀先於人者人之所本也始以伐人淫佚

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二言也

吾已斷之矣式二也二言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

湖不勝棲於會稽越王歸自會稽其後十五年王召范蠡

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餽飯不及一飧餽大也大飯盛飯也

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也言已欲減吳取今歲脫矣子

將柰何蠡對曰微君王之言無微臣固將謂之謂情也臣聞

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准恐不及蹶走王曰喏

遂興師伐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

欲許之不忍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

姑勿許也王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

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羸縮進退天節固然固然有唯謀

不迂謀必素定不可迂移王曰喏弗許舜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

黃帝武湯嬴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嬴縮也紀法

武湯我周語曰王若何是五位二所而用之是也無過人極

究數而上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天道皇皇日月為帝

皇皇著明明者以為法微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

以進取行其微時陽至而陰陰至而陰謂虧損薄飭也其明者

而虧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時轉運

也常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用因謂沈重因

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抗威屬辭以元御之窮後無陰蔽

先無陽察後動者大舒靜為陰蔽也用人無藝從往其所

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剛強以禦陽節不

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人未示已其陽節未彼未從我固

守勿與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灾彼有灾變又觀其民

之饑飽勞逸以察之言雖有災民尚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

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強力宜為

人主安徐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人主安徐

柔而不可迫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蓋左以為牡陳有牝牡

在陰為牝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

在陽為牡今其來也剛強而立疾言無陽勢未王姑待之王曰喏弗

與戰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于齊晉而

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

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

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

命得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

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

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

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

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吾不忍其使

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使者去

不者且得罪我為子得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

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郡百家甬東會稽句章吳王謝曰

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

赤章蔓枝繇之臣也公繇山中之國近晉者也智伯欲攻

之而無道也無道為鑄大鍾方二車軌以遺之公繇之君

特斬岸望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

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

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二車軌以遺君君因而斬岸湮谿

以迎鍾師必隨之不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遂之不

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

身可也斬轂而行山中道至衛七日而公繇亡大戊午趙

大夫趙肅侯游大陵大原有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

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卜商字子夏居西河

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卜商字子夏居西河

教授為魏文侯師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端立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

廣弦匏笙簧會守柷鼓始奏以文復乱以武治乱以相許疾雅君子于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者此古樂之法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

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声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侍擊鼓乃作周礼大師職曰太祭祀帥鼓登教合奏擊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鼓商衣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稊一名相因以名焉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以樂器名也狀如漆筒中有雅也

今夫新樂進柷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拊犹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治之声淫乱

無以治之優稱猴也言舞者如猴猴戲也乱男女之尊卑優或為優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鑑鏹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

何如欵知音樂異意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

穀昌疾疾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止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

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詩云莫其德

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社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

莫然臨四方曰明動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常刑威日君茲和徧服曰順俾當比比声之誤也擇善從之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于後姑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既習之入不知所由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

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

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国皆出此溺者濫濫竊姦声也晏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

趨教讀為促連聲之誤也
祭祀者不用淫樂

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之敬

也雍之
言古樂敬且和故無是為人所施

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詩云誘民孔坊此之謂也
誘進者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然後聖人作

為鞀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控揭謂祀故也壎篪或為英虞

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

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宣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

卑長幼之序也
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

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號號令所以驚眾也橫克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

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石聲磬當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即

義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廉廉隅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

畜聚之臣
濫之意猶擊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

眾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聞謹置則人意動作謹或為歡勲或為勳君子

之聽音非聽其鑑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以聲合成已之意

李克魏人魏文侯問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數戰而勝文侯

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

數勝則主驕以驕使疲民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武未

有不亡者也文侯又問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

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

人忽惡亦可乎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

則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

則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

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狐卷子魏人

魏文侯

問曰父賢足恃乎

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

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

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

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教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

武而傑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

箕季魏人魏文侯見其墻壞而不築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

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

之少焉日晏進糲飧瓜瓠之羔美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

季矣曰襄者進食臣竊視之糲飧之食瓜瓠之羔美文侯曰吾何

無得於箕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對云待時者

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云故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

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

以糲飧者箕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

之養也田子方為魏文侯友文侯與之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

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

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為魏西河守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

不亦信固哉王鍾侍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循之則霸王

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

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

是霸王之業不從也昔者三苗之君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

之水大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
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象在其北伊
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
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
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
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謀事而當
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
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
侯曰未也莊王之語柰何吾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
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
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是已而群臣莫之若者有

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
乎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
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惠公魏惠王相惠施
者也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平日群臣多諫太子曰雪甚
如此而葬行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
以民勞與費用之故而不行葬不義子勿復言群臣皆莫敢諫以告犀

首

犀首

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

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

無是

其唯惠公平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

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乘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

棺題

和文王

曰善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天故使乘水見之於是出而
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葬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

日美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
大子亦曰先王必欲少畱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其因弛期而更為
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義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許綰魏人也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畚操鍤
八日聞大王起中天臺臣頓如一力王曰子何力之有加綰曰
雖無力能高臺曰若何臣聞天與地相去方五千里今王因而
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湏方八千里盡王
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
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
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方億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默
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說而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

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歛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

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善也

琴案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

攫之深

以爪持也攫音其足切

驩之愉者

一作舒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

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

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未有如夫子

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

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

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

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

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引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齊威王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
治委政卿大夫百家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
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
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
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
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王史說置後酒後宮召髡賜
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
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
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鞞鞞奉收衣袋也采矜也鞞
臂擇也音溝鞞曲也鞞

音其紀切又與
器同謂小跪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

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
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首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胎不禁

胎吐貌
切直視兒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

猶言
有餘

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

主人留髡而送客

一本云
坐起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
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王斗齊人也欵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
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
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人曰寡人奉先君之宗

廟宇社稷聞先王直言極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
亂君焉敢直言極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
者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

愚陋守齊國唯恐失元之馬能有四者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先君

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

是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如王斗曰世無騏

驎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

世無毛廬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

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

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寇不使左右便辟

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今王治者非左右便辟無使

也臣故曰不如好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

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莫敖子華楚大夫也楚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

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

華對曰如子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

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庶其爵貧其

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

決腹一瞑而万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

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

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

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

故彼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著而位於桂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擒方城之外四封不庶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舉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師之間夫卒交莫敢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一人以與大心者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万世不視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敢大心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蘇武赴強敵而死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羸糧潛行上岷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瘁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度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之入可知

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人楚之使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具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得君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與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蒲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闕於宮唐之上舍闕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

悉無君子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
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烏
能有之耶莫教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
而能立式起食之可歎忍而不入死之可惡殺而不避子華聞
之其君好射者其臣決拾君王真不好君君王誠好賢此五臣
者皆可得而致之

摎留韓宣王時人也韓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
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
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命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
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擢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生或外為交
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中旗秦昭王時人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執強對
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邠孰賢對曰不如
芒邠王曰以孟嘗芒邠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
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
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
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
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堪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
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
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
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
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

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無易也於是秦王恐貫珠齊人也莫
知其名氏齊齊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
沙中田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
圖恐後之右左顧無人聲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言乎對
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
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
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
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
復見王曰王至朝曰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
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而收穀之乃密使
人聽於閭里間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
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齊襄王時人也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正君也田單

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
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曰王左右孰可
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
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
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
收百姓脣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
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
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人之臣禮
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宴酒酣曰乃相田單而來

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
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
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之不若也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大
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仲父今王得安平君田單且自天地之開
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惡得
此亡國之言乎且王能守王之社稷燕人吳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
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揣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救卒七千人
禽其司馬而及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閔城陽而
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
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及子臨百姓
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見之計不為此王

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曰殺九子而遂
其家益封安平君以邑萬戶

屈原字平楚大夫秦使張儀獻楚懷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楚使
受地儀詐曰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興師伐秦楚大敗明年秦割漢中地
以和楚王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其心焉儀請如楚儀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
合親約昏姻張儀已出居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悔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其後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
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入武關秦伏兵絕
其後因留王竟死於秦

莊辛楚王時人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鞏從鄔

陵君與壽陵君專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
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
其必然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
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之趙留五月秦果與郢
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
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也亡
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
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
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蠶而食之
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

子王孫左扶彈右攝丸將加乎十仞之上臣其類為招畫游乎茂樹夕調
酸醎天爵其少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鯉鯉仰噓
陵苻奮其六翮廊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射者將方
脩其扶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磴磻引微繳折清風而
抃矣故畫游乎江河夕調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
南游高波北陵乎巫山飲茹鷄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
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而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
王繫已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
以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飲封祿之粟而戴方府
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
命乎秦王墳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之顏色變作身

體戰慄於是方抗珪而受之封之為陽陽陵君雍門司馬齊天

夫不載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

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

樂間事燕封昌國君燕王命相栗復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

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樂間問之對

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不伐一對曰不可燕

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敵在常山今日高

也卿秦攻伐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

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

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徃徃無成功王寔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

至宋子屬短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鄣破卿秦樂乘於代樂

間奔趙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四

陪臣部

十四

有詞

夫言者樞機務乎發而必中辭北林藪有以多為貴者通其變則靡侯乎終日順其理則無過於天下春秋之世辯士間出雖枝葉之蔓衍而雌黃之所在則有奉命霸王委質與國當干戈之日尋戰不以義見俎豆之失序動罔循理而能獨運寸舌不持尺柄開談敏贍引事慷慨或應對於會盟之所或折衝於朝聘之際大者尊王而紓國難小者保家而全身計至於博通前志備率嘉話彈射臧否折衷長短俾強盛傾聽剛狡易慮豈咄咄而是迫在便便而唯謹斯實得君子之正道可尚者哉屈完

楚大夫齊桓公伐楚楚屈完如師魯隱公四年齊侯陳諸侯之師與

屈完乘而觀之乘共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穀同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已乃尋先君之好謙而對曰君惠徼

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殞也齊使曰以此衆戰誰

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

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

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也雖衆無所用之

卻芮晉人與惠公逃驪姬之難走於梁晉獻公卒齊隰朋帥會

秦師納惠公隰朋齊大夫也魯隱公九年問於卻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國芮

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夷吾之

少也夷吾惠公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邑過也及其長

也弗改是故出亡亦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

能恃佞才也言無君子曰善以微勸陰飴生晉大夫秦伐晉獲

晉侯魯僖公十五年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成陰飴生即呂甥也食乘

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

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不憚征繕以圍也曰必報讐寧事

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慝謂之不免君子怒

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二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

此一役也言遠惠公使諸侯威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

以德為恐秦不及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展喜魯大夫齊伐魯西鄙魯僖公二十六年使展喜犒師勞者使

受命於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率玉

趾將受於敵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下致年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如青草何恃而不

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

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大師職之取

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子是以紂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

規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

我敵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

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吾不討其

孟盟齊大夫晉敗秦師魯僖公二十三年獲孟盟西首及羸請而釋之

文羸晉襄使處陽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在驂以公命

贈孟盟欲使還拜謝孟盟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繫也

殺人血塗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

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西乞術秦大夫秦伯使西乞術聘於魯文公十一年且言將伐晉襄

仲辭王襄仲魯大夫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昭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

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大器主章也不款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

也腆厚主人三辭賓客各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

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不臣致諸執事

事君以并萊先君之福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

以為瑞節廟故稱先君之器

國之好也籍薦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

矣厚賄之子家鄭大夫晉侯合諸侯于扈魯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

伯以為二於楚也鄭子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

與宣子官為書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

于敝邑以行行朝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

偕宣多既立穆公時寵專權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在侯以朝于執事滅

也難未盡兩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各夷大子名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臣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

藏陳事藏勅也勅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

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寡

于楚而不敢二馬則敝邑之故也密逖此雖敝邑之事君何以

不免免克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公也夷與孤之

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之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

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忘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

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擇音音所莊陰之處古自相同皆相假借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鉞

而走險急何能擇鉞疾走免言急則欲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

命無將悉敝賦於待於儻唯執事命之儻晉鄭之竟言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又二年六月壬申魯莊四年二月壬戌

為齊侵蔡魯莊二十三年二月无亦獲成於楚鄭與居夫國之

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令也大國若弗圖无所逃命晉鞏朔行

成於鄭里克為魯大史莒僕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魯文公十

八年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後季文子使司冠出諸境曰

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

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對曰見有礼於其君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礼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法則為吉德德以處處猶

事之度功度量功以食民也食養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

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

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也為之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

以干皆九刑之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孝敬忠信為吉

德盜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竊寶玉矣其人則盜盜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城也保而利之則主

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

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蒼舒黓釁檮戡大

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降庭堅仲容叔達陶之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中也淵深也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周辛帝奮之号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理此

稷契朱虎八人亦其苗裔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此十

六族也世濟其美隕其名濟成也以至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撥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

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内諸葛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反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比

近也周密也

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請驩變渾敦少壞民有不才子少吳金天氏之号以黃帝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菟隱以誣盛德崇聚也稽安也庸愚和也服行

也菟隱也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胃共妄行窮奇好其顓頊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人心舍之則嚚不道傲狠

明德以乱天下之民謂之禱机謂縣禱杭頑凶此三族也世濟

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克克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克行父比舜故言克亦不能去頑矣臣而際之

緡雲氏有不才子緡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

以此三凶非帝子孫故別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克馬克賓于四門關四門連

回聰以賓禮衆也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渾敦賓奇禱机

號食餐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魍魎之災魍魎山林異氣

所生為人所害者是以堯終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无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比八元之功曰納百

揆百揆特序无廢事也此愷之八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无凶人也流四凶有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

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以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知瑩晉大夫剌之戰曾宣公十二年楚獲知瑩晉人歸楚公子

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軍

矣荀首知瑩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

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

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

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

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累囚以

成其好累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二言

國本不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

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

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君從君之惠而免之

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

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

宗職嗣其之位次及於事而師徧師以脩封疆

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辭也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

為之禮而歸之國佐齊大夫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輿

擊馬陘魯成公二年立輿馬陘皆齊也齊侯使賓媚

人賂以紀獻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獻王不可則聽客之

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

父子女也難后言其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龔私對曰蕭同叔子非

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且是以不孝令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貳者又若以不孝令於諸侯

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賜同類

字齊侯外祖

疆界也埋正也物土詩小雅或而或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

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龍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

乃非先生之命也乎反先生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關闕失四

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而濟同欲為樹立也伍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

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

曰敷政優、百禄是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弃百禄諸侯何

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子以君師辱於敵

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

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受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卻至晉大夫如楚聘且莊盟魯成公十二年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

縣焉縣鍾鼓也卻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驪而走出子反曰日云、

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

以大禮重之以備樂既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

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友讓得賓主辭多曰賓主以見之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諸侯間於天子

之事則相朝也王事問缺則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有

休薦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餒有宴以示慈惠宴則析俎相與共食共儉

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

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候之所以杆城其民也杆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杆其民

故詩曰赴、武夫公侯扞城赴赴武兒干杆也言公侯之典武夫止於杆難而已及其乱

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大之地以相攻伐

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瓜牙略聚也言世乱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為樽噬之用無也

故詩曰赴武夫公侯腹心奉詩之正以駁乱義詩言治也則武夫能合德諸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

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今吾子之言乱之

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呂相晉大夫魏錡之

子晉侯伐秦魯成公十三年使呂相絕秦蓋口宣已命曰昔建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

好勦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

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季所持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

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也集成也是穆公之成也成公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單行為跋踰越

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裔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

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年

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明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

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帥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吊不見吊傷蔑死我君

寡我寡公也寡弱也迭我散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亡國都

於費今緹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乱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寡公未忘君

之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郟之師在僖二十三年猶願赦罪於穆

公晉欲求詳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闞克歸楚永我事見文十四年又

元年楚殺成王穆公是以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煥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

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師我蝥賊以來蕩遥

我邊疆發賊食禾稼中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俊入我河西後改伐

我涑川浮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日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首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

狄難謂晉滅潞氏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

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徵禍于

先君獻穆音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汝同好棄惡伏偕

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在十一年申屬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君又不詳詳善也皆棄盟誓回狄及君同州及此也君之仇

讐而我昏姻也季隗厲處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

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史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

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

曰秦皆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康莊楚三王

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偕聞此言期是用痛心疾首聵就寡人

疾亦疾也聵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於寡人而賜之

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徵亂徵要也君若

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尽布之執事實而利

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

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子叔聲伯魯大夫季文

子會諸侯伐鄭魯成公十六年宣伯使告欲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

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召丘公还待於鄆鄆魯而邑東魯廩立縣東有鄆城使子叔声

伯請季孫于晉欲雙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

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匿情若去蔑與行父

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下之魯必夕下以

魯之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下而為讐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近為晉讐卻雙曰吾子

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焉厚介因承寡

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謂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藥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謏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

君無私不受欲雙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面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

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面之故乃許魯平赦季

孫

孟獻子魯大夫魯襄公如晉四年聽政受貢賦多

小之政晉侯享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

如須句顓臾之比使與魯士貢賦國公時年七歲蓋相

者為之言鄆今琅邪鄆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

君之密邇於仇讐言而顓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

發之命鄆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

事朝夕之命敵邑敵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部以自助晉侯許之季武

子魯大夫魯襄公會晉人伐鄭九年次于陰口而

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享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

對曰會手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歲在成十六年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祿享之

禮行之祿謂濯也酒也享以金石之樂節之節以鍾磬為率動之

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借焉晉侯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鍾磬焉禮也

臧孫紇魯大夫晉伐鄭人聽命晉與鄭盟魯襄公十一年晉侯使叔

盱告于諸侯叔盱叔向也昔諸侯亦使叔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

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謂小國有

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晏桓子魯大夫周靈王求后于齊魯襄公十二年齊侯問對於晏桓子

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對曰夫婦所生

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

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石彘為大宰與大夫良霄為楚所執言於子囊魯襄公十三年曰先王

卜征伍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式也而歲習其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

巡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不習謂不習謂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

與止鄭以除其福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脩德

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逐堅楚則事晉固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怨其君

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大叔儀衛大夫衛疾出奔齊魯襄公十四年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

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以同

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

也敏達君不赦宥臣亦不師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

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重恤為愍其不達也敢拜君

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

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能無歸乎

穆叔魯大夫如晉聘魯襄公十六年且言齊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帝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

以齊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

及又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乎未救此執事之聞恐無及也見中

行馱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封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瓜王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因若之憂

而無所止居馱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

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

魚且憂困替替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日鴻小日鴈宣子曰自在此敢使魯無鴻手鴻鴈于飛哀鳴

替替惟此哲人曰謂我劬勞言

集樂盈晉

大夫出奔楚魯襄公二十一年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均辭於行人王行人也

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將逃罪一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氏曰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

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翼戴天子

其子釁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

所赴大君謂天王若棄書之力而思釁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

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為無所隱王曰

尤而郊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郊尤使司徒掠欒氏者歸所取

焉使侯出諸轅轅侯送迎賔客之官也轅上閔在緜氏縣東南

子產為鄭少正少正鄭卿官也晉人徵朝于鄭君鄭使朝魯襄公二十二年鄭人使子產

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

年之而我先大夫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

謙不敢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下見禮生朝楚心晉

是以有戲之後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欲從執事而

惧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

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寡於楚實朝言觀魯券餅辭言欲往觀楚知可去

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迹在晉國壁諸草木

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

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磬文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群臣隨

手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石爰澳梁

之明年澳梁在十六年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於嘗耐泗之新熟重

者為耐嘗耐與執膳焉助間二年聞君將請東夏謂二十一年

款酒為嘗耐

澶淵盟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後不

從以大国政令之無常國罷病不虞荐至荐仍無日不惕豈敢

忘職惕懼也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恃往不須表召若

不恤其患而以口為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

翦削也謂見利削不堪命則成讐仇故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圖之子產有諱所以免大國之討是時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鄭人病

之鄭伯如晉魯襄公二十四年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曰子

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弊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民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

諸侯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特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

貳則子之國壞何沒沒也沒沒况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譽也

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

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

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通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寧也

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陸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

輕弊明年子產伐陳遂入之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衣之衣

異于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

舜之後當周之興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

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於是令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

乱事在魯桓公年蔡我先居莊五父而立之五父而立之五父作桓公弟

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居莊五父而立之五父而立之五父作桓公弟

亂事在魯桓公年蔡我先居莊五父而立之五父而立之五父作桓公弟

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敬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于於莊

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乱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

也播蕩流移夫所宣十一年陳夏微舒弒靈公靈公之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象以馮陵我敝邑不可憶逞億度也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謂鄭自稽首未獲成命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後前

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競而耻大姬上辱大夫誘其

秉啓敝邑心啟開也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晋人曰何

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秉秉降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

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庄為平桓卿士鄭武公為周平王桓

公卿城濮之役文公布命各復舊職晋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

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庄伯不能誥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

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其後子產相鄭伯以如晋魯襄公二十年晋

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

在寡君者何是以令使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閑閤閑門也厚其墻

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葺復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敝邑

寡君使甸請命請問也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問也誅求無時

誅責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毀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

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也亦不敢暴露其

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其暴露之則

猷見也

恐燥濕之不時而私竄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為盟主也僑子產名

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庫無規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寤庫廡繕修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至甸設

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宮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中車脂轄

中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群官名陳其物以待

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

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賓無寧言見遇此寧當復有番患和無寧寧也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迫又有墻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

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以幣

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弊薦進也修垣而已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

勤勞文伯復命及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墻垣以羸

諸侯羸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侯見鄭伯有加禮加敬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輒矣民之協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言辭輒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尤定也其知之矣晉會諸侯於

平丘魯昭公十三年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也

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賦貢者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使理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

爭至于昏晉人許之其後鄭灾魯昭公十八年子產授兵登陣晉之

邊吏讓鄭曰國有灾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

玉鄭之有灾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陣擱然勁將

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灾君之憂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讒若之間慝之間謀

之以啟貪人存為敝邑不利荐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忘猶可說

也說解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無他國為竟每瞻望晉

歸赴歸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明年駟偃卒駟偃大夫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

駟偃也共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于立叔不順礼也

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礼止之為違衆故立中馬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弊

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

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

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礼小疫曰瘥注折曰天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

幼弱其一一公懼隊宗生私謀於族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亡親之長

者寡君與共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可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

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彗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

大夫將問其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年君

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

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彗客弊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晉人報

晉使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四

...

...



